白天

戴黑眼鏡的女人

白天 著

⊙都市智侠系列⊙

戴黑眼镜的女人

白　天　著

作品集㉚

团结出版社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戴黑眼镜的女人/白天著 .—北京:团结出版社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0.6
(白天作品集 . 都市智侠系列)
ISBN 7-80130-392-X

Ⅰ.戴… Ⅱ.白… Ⅲ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Ⅳ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7676 号

版权合同号图字:01-1999-3267

出版:团结出版社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〔电话(010)6513.3603(发行部)6524.4792(编辑部)〕
http://www.tuanjiecbs.com
E-mail: unitypub@public3.bta.net.cn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: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
印张:10
字数:2700 千字
印数:5000
版次:2000 年 6 月 第一版
印次:2000 年 6 月(北京)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7-80130-392-X/I·21
定价:17.60 元(平)
(如有印装差错,请与本社联系)

作者小传

白天，台湾著名黑幕小说作家。成名甚早，与古龙并肩著述，双笔纵横，轰动全球华文市场。他的系列作品以都市智侠、辣妹丽娃为主角，布局离奇，悬念叠起，给你极大的阅读乐趣。

都市智侠系列

恐怖的假期
职业枪手
一夜丈夫
偷金佛的女人
摩登女巫
最难消受美人恩
欲火黑天鹅
复仇的火花
爱神夜总会
戴黑眼镜的女人

责任编辑：韩金英
封面设计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目　录

第一部分

戴黑眼镜的女人

1　追根究底……（1）
2　一面之词……（15）
3　唐八爷……（28）
4　开宝……（41）
5　龙七奶奶……（54）
6　先发制人……（61）
7　刁难……（74）
8　色之宴飨……（87）
9　卧底……（101）
10　黑玫瑰……（111）

第二部分

黑玫瑰之夜

1　突袭……（136）
2　将计就计……（148）
3　横刀夺爱……（158）
4　女祸……（172）
5　大吉祥……（182）
6　情色攻势……（195）
7　幽灵似的女人……（206）
8　神秘舞会……（216）
9　端倪……（229）
10　赌局……（240）
11　锲而不舍……（256）
12　灰飞烟灭……（263）

1 追根究底

这是夜色朦胧的香港。

最后一班渡海轮渡，载着那些尽兴而归，以及准备到九龙方面找寻刺激，通宵达旦豪赌的乘客，正驶离了统一码头……

一位冒里冒失的乘客，在船已离开了码头才匆匆赶到，竟不顾落海的危险，纵身而起，跳上了船尾。

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表演了个惊险万分的镜头，脚虽踏上了船，身体却尚在船舷外，幸而两手抓紧了栏杆，才不致落身下海。

“啊！……”船尾有几个胆小的女乘客，见状吓得不禁失声惊呼起来。

他却若无其事，抬腿一跨，跨进了栏杆。

查票员正好在附近瞥见，立即赶过来以粤语喝斥：

“你想找死吗?!”

这位年轻乘客只好陪着笑脸说：

“最后一班轮渡了嘛，赶不上今晚就不能过海……”

查票员仍然怒容满面，仿佛乘客落海丧生要他赔命似的，摆出一副“晚爷”的嘴脸，恨不得把这年轻乘客痛斥一顿，才能解他的心头之恨！

奇怪！不知他的“恨”从何来？

其实这已不足为奇，久居香港的居民，大概对这殖民地的怪

现象已司空见惯，视同了家常便饭，那就是凡是吃公家饭的，都像做了官似的，以向升斗小民打官腔为荣。

尤其在巴士上，电车或轮渡上更屡见不鲜，小小一个售票员或查票员，动辄就摆出不可一世的嘴脸，让乘客看他们的脸色！

当然，这只能对待跟他们一模一样的黄种人，遇上高鼻蓝眼的洋人，他们就又是另外一副嘴脸了。

年轻乘客只得入境随俗，忍气吞声地连连认错，才算使那查票员的气散怒消，悻然转身走了开去。

他这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，闷声不吭地走向船头。

香港的渡海轮渡分上下两层，票价也不一样，上层的较贵。

这位年轻乘客买的是上层票，但他匆匆赶到时船已开出，他情急之下，只好纵身跳上了船尾。

此刻他似乎是在找寻什么人，并不急于到上层去，只在下层各处搜索目标。

前后找了一遍，仍未发现目标，他始走向扶梯。

不料刚走到梯口，正好又遇上了那个查票员。

他忙不迭将票出示，笑笑说：

“我买的是上舱票……”

查票员丝毫不马虎，认真地查看了他手里的票，才冷声说：

“上去吧！”

年轻乘客上了楼，继续向各处找寻，终于在船尾发现了目标。只见两个穿短打扮的大汉，正在鬼鬼祟祟、交头接耳地轻声交谈着。

既已发现目标，他便不动声地走过去，站在他们的附近，手扶栏杆，故作眺望海上夜景，其实窃听他们的谈话。

但这两个家伙非常机警，一见他走近，就立即停止了交谈。

这时船尾的乘客寥寥无几，包括他们在内，总共不过十来个人，而且大部分都坐在一排排的座位上，只有他们是站立着的。

他们暗中交换了个眼色，便不动声色地走近年轻乘客，一左一右，分立在他身后。

左边的大汉忽然伸手在他肩上一拍，狞声说：

“老兄，你是存心盯上了我们吧？”

年轻乘客出其不意地一惊，猛地一回身说：

“我又不认识你们，盯你们干嘛？”

大汉嘿然冷笑说：

“你自己心里有数！既然不是盯我们的梢，为什么刚才我们在中环的‘维纳斯酒吧’里，你也在那里。我们转到了‘莉莉酒吧’，你也阴魂不散地跟去，现在又跟我们搭乘这班轮渡过海回九龙？”

年轻乘客强自一笑说：

“你们大概认错了人吧，今晚我哪家酒吧也没去过，怎么可能撞见过你们？不过，我不能否认现在是跟你们在同一班轮渡，但这是今夜最后的一班，如果我不搭这班轮渡，就得留在香港过夜了呀！”

右边的大汉冷哼一声说：

“你他妈的少跟我们油腔滑调，否则……”

年轻乘客不甘示弱地问：

“否则怎样？”

右边的大汉狞笑说：

“现在是在轮渡上，我们不想惹麻烦，回头上了码头，你他妈的就等着瞧吧！”

年轻乘客毫不在乎地置之一笑，似乎对这家伙的威胁根本不放在心上。

两个大汉齐齐怒哼一声，径自走了开去。

他们走回原来站的地方，又继续交头接耳起来。

年轻乘客确实是在盯这两个家伙的梢，现在既已被他们识

破，自然就不便再盯下去了。

但他也不能离开船尾，那样一来，不但表示作贼心虚，同时更显得胆怯，似乎当真怕了他们。

他只好力持镇定，装出若无其事地，回转身去继续欣赏海上的夜景。

夜色朦胧中，轮渡鼓浪向着九龙方面前进……

今夜海上的雾很浓，尤其过了半途，雾便越来越浓，海上只见白茫茫的一片，笼罩了整个的海面。

年轻乘客已无法再欣赏海上的夜景，正待回身去找个座位坐下，冷不防一名大汉走到了背后，猛地双手向他背后推去。

幸亏他及时惊觉，急将身子一闪，跨步避让开去，使那用力过猛的大汉收势不及，全身冲扑出了栏杆外。

只见这家伙双手凭空连连乱抓，惊呼出声：

“啊！……”已然一个倒栽葱，跌进了海里。

他的这声惊呼，接着海里响起“噗通”一声，立即惊动了上下两层船尾的乘客。

“有人落海啦！……”首先是下层的乘客大声惊呼。

全船顿时骚动起来，上上下下，惊乱成了一片。

另一名大汉眼看自己的伙伴突袭未逞，反而跌落海里，不禁惊怒交加，他不由地把心一横，霍地抽出一把匕首，正待扑向年轻乘客，可是这时其他被惊动的乘客已赶过来，使他没有机会猝下毒手。

无可奈何，他只好收起匕首，恨得牙痒痒地怒哼一声，悄然一溜烟地趁乱溜了开去。

船上一旦有人落海，便立即停船施救，并且以电讯向警方的海上巡逻艇求援。

但海上的浓雾白茫茫一片，那大汉落水后又未再发出呼救，使船上的人无法发现他的位置。

系着长索的救生圈纷纷投向海里，探照灯也四下搜索，却是无济于事，根本不见那大汉的影踪。

大概那家伙不谙水性，是只旱鸭子，落进海里心里一慌，喝了两口水就更心慌意乱，早就沉了下去吧！

一阵忙乱，等到水警的两艘巡逻快艇赶来，在那大汉落海的附近海面上，整整搜索了个把小时，结果仍然毫无发现。

轮渡上尚有许多乘客，不能整夜停留在海上，只好把施救的工作交给警方，继续作希望极渺茫的搜寻，轮渡则驶向了九龙。

同时，警方人员也在轮渡上展开了查询，但事情发生得太突然，当时船尾总共只有十来个乘客，谁也没有注意到那大汉是怎样落海的。

而那年轻乘客和另一大汉，这时早已趁乱不知去向，又怎能问得出个所以然来?!

最后的结论，只能把那不知身份的乘客落海，暂且视作意外事件。

乘客们犹有余悸地上了岸，仍在议论纷纷。

年轻乘客混在其他乘客中，下船鱼贯地登上了码头。

可是，他再要找寻另一大汉，已然不见那家伙的影踪了。

他无可奈何，只好雇车驶往油麻地。

回到“东安旅社”已经是午夜一点多了，他没有先回自己的房间，直接来到隔壁的二〇九号房门口。

举手刚向房门上轻敲两下，便听房里一个少女的声音问：

“谁?”

“是我——罗文杰!”他回答。

房门立即开了，出现在房门口的，是个穿得整整齐齐，不知是整装待发，还是外出刚回来的少女。

“黄小姐还没睡?”罗文杰眼光向房内一扫，接着又问：“咦，罗小萍呢?”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这少女就是黄老邪的女儿黄小莺，由于她曾目击那四个身份不明的家伙，由那戴黑眼镜的女人带着离开澳门。

在她被迫释放了罗小萍及其他几个人后，罗文杰在“宏盛记赌场”里挺身替她解了围，因此她也投桃报李，自告奋勇愿意随同他们前来香港，协助他们查寻那戴黑眼镜的女人。

他们已经来了好几天，可是在港九两地连日明查暗访，始终查不出任何一点眉目。

甚至连那夜被迫先离开澳门的范元桐等人，也至今未能取得联系，据判断他们很可能又潜返了澳门。

今天一早罗文杰就独自过海去了香港，而留黄小莺和罗小萍在九龙，两方面分头进行查访。

现在回来已是深夜，却不见跟黄小莺同住一个房间的罗小萍，罗文杰自然感觉非常惊诧，急于要知道她怎会不在的。

黄小莺的个性一向很刁钻，她见罗文杰愈着急，愈是故意慢吞吞地说：

“你急个什么劲呀，那么大个人，还怕她会被人拐跑了不成?!”

罗文杰迫不及待地追问：

“她究竟上哪里去了?”

黄小莺把肩一耸说：

“我怎么知道，十二点钟的时候我们还在一起，从佐顿道头上一直逛到底，后来一转眼就不见了她的人影。我以为她先回旅馆来了，结果赶回来一看，她和你都没回来，我还以为你今晚留在香港不回来了呢!”

罗文杰暗吃一惊，不禁忧形于色说：

“奇怪！这么晚了她还不回来，会上哪里去了呢？……黄小姐，是不是你们发生了什么不愉快?”

黄小姐矢口否认说：

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，我们会有什么不愉快呀!”

罗文杰察言观色，似已看出这少女的神色有异，于是毫不放松地追问：

“黄小姐，你说真话，是不是你们闹了别扭?”

黄小姐这才讷讷地说：

“这……这又不能怪我，我只不过跟她开了两句玩笑，谁知她竟没有一点幽默感，居然会当真生起我的气来了……”

“你跟她开了什么玩笑?”罗文杰急问。

黄小莺把嘴一噘，忿声回答说：

“我只不过随便问问她，是不是已经跟你有过……”说到一半，她却脸上一红，不好意思说下去了。

罗文杰不必追问，已经猜出她要说而未说出口的是什么了，他看了看手表，遂说：

“我们不谈这个吧，现在必须去把她找回来，你看她可能去了什么地方?”

黄小莺想了想说：

“唔……可能去了九龙城!”

“九龙城?”罗文杰诧异地说：“她单独一个人，跑到那种乌烟瘴气的地方去干嘛?”

黄小莺判断说：

“如果她真生了我的气，就很可能跑到九龙城去赌了。要不然就在夜总会里，否则这么晚了，是没有其它地方可去的!”

罗文杰沉思了一下说：

“夜总会她单独一个人是不会去的，假使没有发生其它的意外事故，倒是去九龙城赌的成份较大。现在你留在这里别再乱跑，我到九龙城去找找看吧!”

黄小莺不甘寂寞地说：

“要去我们一起去，干嘛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呀!”

罗文杰无暇告诉她在轮渡上发生的事，只向她婉转地说：

“我不是不愿带你去，而是必须留一个人在这里，万一她回来……”

黄小莺接口说：

“那还不简单，只要留张字条在房间里，问题不就解决了！”

罗文杰拗不过她，只好勉强同意了，当即写了个字条留在房间里，便偕同她离开了房间。

他们的目标是九龙城那一带的赌场，不料刚走出“东安旅社”，正在找车前往之际，突见旅社对面奔来几名大汉。

罗文杰一见这些家伙都是短打扮，就看出是当地的牛鬼蛇神，而且是冲着他来的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他尚未及拉着黄小莺走开，已被那些大汉分两头挡住了去路。

为首的大汉上前嘿然冷笑说：

“小子，忙着上哪里去？”

罗文杰定神一看，这家伙赫然就是轮渡上那两名大汉中的一个！

显然到了码头以后，这家伙颇有自知之明，心知不是罗文杰的对手，所以不敢单独采取行动，只好暗中跟踪他回到“东安旅社”，再通知他们的人赶来。

不过这批家伙的行动倒真快，罗文杰回旅馆到出来，尚不到十分钟，他们竟已赶到。

罗文杰暗自一惊，唯恐黄小莺受到伤害，只好把她拖在身旁，力持镇定地问：

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那大汉仗着人多势众，神气十足地说：

“你他妈的自己心里有数，还装什么蒜？！”

罗文杰暗碰了黄小莺一下，示意她赶快找机会逃回旅社去，

以免他有后顾之虑，动起手来还得保护她，势必顾彼失此。

可是对方已识破他的企图，两名大汉立即绕过去，挡住了旅社的门口。

黄小莺尚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不过她对这种场面根本不放在心上，居然挺身上前怒问：

“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?!”

那大汉把眼皮一翻说：

“嗬！你这小姐儿倒挺神气的，居然敢对我们用这种口气说话，要不是看你长得还不赖，嘿嘿，当心你两颗门牙……”

黄小莺的出手真快，那大汉的话犹未了，她已一掌掴了过去，使罗文杰都欲阻不及。

“啪”地一声，那大汉出其不意地挨了个火辣辣的耳光，不禁勃然大怒。

罗文杰心知对方的来意不善，今夜这场大打出手是势在难免的，黄小莺既已动手，他也只好来个先发制人了。

那大汉刚破口大骂了声：

“他妈的！……”

罗文杰已抢前一步，护住了黄小莺，出手如电地就连给对方两拳。

那大汉临时找来了五六个帮手，以壮声势，哪会料到这对青年男女居然敢抢先动手起来，以致被攻了个措手不及。

在猝不及防之下，他先挨了黄小莺一耳光，接着又挨了罗文杰狠狠两拳，使他踉跄跌了开去。

其他几个大汉见状，顿时又惊又怒，只听他们齐喝一声，立即一拥而上。

就在双方准备大打出手之际，一名健壮中年从旅社里闻声赶了出来，上前振声疾喝：

“住手!”

那几个大汉一见他出面，只得纷纷住手了。

挨了揍的大汉不肯甘休，从地上爬起来怒斥：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少他妈的管我们的闲事！”

健壮中年沉声说：

“我倒没兴趣管闲事，但你们是在我的旅馆门口撒野，这两位又是住在我旅馆里的客人，难道我应该不闻不问，任凭他们受你们欺侮?!”

那大汉见其他的人都按兵不动，一个人孤掌难鸣，不禁怒问：

“你们怎么不动手？难道怕了这家伙不成！”

一名大汉急向他轻声说：

“老蔡，这位殷老板是我们石老大的磕头弟兄……”

那大汉暗自一怔，这才明白他们的顾忌，只得上前把双手向健壮中年一拱说：

“殷老板，请恕兄弟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殷老板是石老大的结拜兄弟，实在抱歉！兄弟叫蔡亮，敝当家的就是九龙城里的唐八爷……”

健壮中年冷哼一声说：

“原来阁下是唐天龙的人，那就难怪敢来这里放肆了！”

随即转向那几名大汉，声色俱厉地问：

“是石老大教你们来我这里闹事的吗?”

一名大汉急加否认说：

“不，不是，石老大不知道这回事……”

健壮中年不由地怒问：

“那么是谁教你们来这里的?”

大汉望了蔡亮一眼，讷讷地说：

“是，是老蔡……”

蔡亮接口说：

“殷老板，这不怪他们，是兄弟来不及赶回九龙城去，临时找了他们来的。事先他们并不知道来这里，兄弟也不清楚这旅馆是殷老板的……”

健壮中年不屑地说：

“现在你总弄清楚了吧！”

蔡亮尴尬地强自一笑，突然指着罗文杰说：

“殷老板，这小子的来历不明，今晚在香港一直盯着兄弟和另外一个姓高的弟兄，又跟着我们同乘最后一班轮渡回九龙城。结果在轮渡上被我们发觉，老高过去刚要问他为什么盯我们的梢，谁知这小子竟出其不意地把老高跌下了海里。船停下拖救了个把钟头，但已不见老高的人影，老高根本不会游水……”

没等他说完，罗文杰驳斥地说：

“你老兄的话恐怕与事实大有出入，应该是说他想推我落海，可惜被我及时发觉闪身让开了。以致他用力过猛，收势不及，才自己跌下了海里去的吧！”

蔡亮怒不可遏地说：

“放屁！明明是你小子……”

健壮中年振声说：

“你们不必各执一词，我又不是法官，也无权裁定你们谁是谁非。现在我只问蔡兄一句，你带了石老大的这些人来这里，究竟打算干嘛？”

蔡亮回答说：

“老高落海生死不明，八成已是凶多吉少，所以兄弟得把这小子带回九龙城去，在八爷面前才好有个交代！”

“好！”健壮中年毫不思索地说：“在我这里，石老大的人谁也不许插手，兄弟也不管这个闲事，你只要有本事就尽管把人带走！”

蔡亮这可傻了眼，凭他自己一个人孤掌难鸣，要想把罗文杰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